



01

蒋格任和季瑶 1

期末考试结束后的第三天，蒋格任陪着季瑶去三联书店参加台湾作家刘墉的签名售书活动。那天蒋格任穿着一件白色的真丝衬衫，一条蓝牛仔，看上去飘逸而帅气；季瑶穿了一套纯白色的棉布衣裙，配上乌亮的披肩发，清爽而秀丽。两个人的心情都很不错，一路有说有笑的。那时候蒋格任怎么也不会想到，两个小时之后他们竟然会为了那个从未见过面的刘墉弄得不欢而散。

三联书店里排满了人。蒋格任大概数了一下，至少有二百人，再看看他们手里大都捧着六七本书，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季瑶倒显得神态自若，心安理得地抱着她那套新买的刘墉的散文集站在了队尾，然后叫蒋格任排在她的身后。蒋格任要替她拿几本，她却不肯，那样子就好像蒋格任要抢她的什么宝贝似的。季瑶最喜欢的就是刘墉的散文。这时候她忽然想起来要问问蒋格任是不是也喜欢。蒋格任很绝望地看着前面的那些人，一

边用手当扇子扇着风，一边心不在焉地说：“不怎么喜欢，一般。”

季瑶就张大了嘴：“不喜欢！怎么可能呢？”随即恍然大悟：“你一定是没看过他的书，如果看过了就肯定不会不喜欢。”

蒋格任说：“你怎么知道我没看过？没看过我就会不喜欢？”

季瑶说：“你如果真看过就一定会喜欢。你说说看，你看过他的哪一本书？”

蒋格任说：“我忘了是哪一本啦。”

季瑶就笑得像个未卜先知的小巫婆：“怎么样，露馅儿了吧？我就知道你没看过。”

“奇怪，我真看过为什么就得真喜欢？我就是不喜欢，不行吗？”蒋格任有些窝火。他真看过刘墉的一本散文集，看得走马观花，什么印象也没留下，连书名都忘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确实不太喜欢，否则就不会什么也没记住了。

季瑶有些不高兴，就转过头去不再理他。站在他们前面的几个人却回头看他，那表情的意思很明白：你既然不喜欢刘墉，待在这儿干吗？很显然他们都听见了刚才他和季瑶的争吵。蒋格任就从队伍里退出来，站在季瑶的身边。他看了看季瑶，说：“好了，你也别不高兴了，有这么多人喜欢他就得了，也不缺我这一个。”

这时候刘墉来了。人群开始兴奋起来，继而有些骚动。季瑶使劲踮起脚往前面看，可前面人太多，怎么也看不见。蒋格

任挤到前面看了一眼，又挤了回来。季瑶问他：“你看见了吗？他长什么样？”

蒋格任点点她手里的书，说：“就那个样呗，跟书上的照片一个样。”

季瑶急得不行，也想挤到前面去看一眼。蒋格任就说：“反正一会儿就排到了，到时候到跟前去看，不是看得更清楚？”

季瑶想想也是，就没动，对蒋格任说：“你还排在我后面吧。今天人这么多，我想他肯定得限定每个人最多签几本，到时候你可以帮我签几本。”

蒋格任有些不情愿：“给签几本就签几本呗，左右那签名都是一样的，我料想他也就那么点手艺，不可能签着签着就签出个蒋格任来。”

季瑶白了他一眼：“不愿意就算了，我也没逼你。”

蒋格任就叹口气，不再说什么了。

足足排了一个半小时，两个人才算把手里的书都签上了。季瑶抱着书，兴奋得两眼发亮：“没想到，他看上去那么年轻。”

蒋格任有些不耐烦：“真弄不懂你，你是喜欢他的书，管他长什么样呢。”

季瑶说：“你不懂，他之所以显得那么年轻，是因为他的心很年轻；因为他的心很年轻，所以……”

蒋格任打断她：“所以他就显得很年轻。”

季瑶说：“什么呀，因为他的心很年轻，所以他写的文章才会那么年轻，那么受年轻人欢迎。你没看过他写的那篇……噢，我忘了，你没看过他的书。”

蒋格任沉着脸，突然冒出一句：“真没意思。”

季瑶愣了一下，马上就说：“没意思还待在这儿干什么？我回家去了。”说完，转身就走了。

蒋格任愣在那儿，想喊住她，却没能及时地喊出来。蒋格任心想，她大概是误会了，他其实是说两个人为了一个貌似四十其实六十的刘墉这么争来争去的没意思。虽然此情此景说这话是容易让人误会，可问题是，季瑶误会得也太快了，根本就不给他解释的机会。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时就没见她反应这么快过。不过后来他又想，就算季瑶没有马上走掉，他也未必就会解释。他怎么解释？解释什么？他解释就一定能够解释清楚吗？再说啦，凭什么就非要他解释？说不定季瑶就是有心要误会呢？那她是不是也该给他一个解释？想来想去，他能想明白的也只有一点：没意思，确实没意思。

离开书店，蒋格任顶着一脑袋的“没意思”回到家，进了自己的房间。他老妈发觉儿子有些异样，过来问他怎么啦？蒋格任说：“我没怎么，一切正常。”



他老妈就赶紧把房门关好，回来小心翼翼地问：“是不是期末考试考砸了？”

蒋格任没作声。期末考试成绩还没出来，不过他估计自己的成绩也不会好到哪儿去。他想，自己难得心情不好，借机让他老妈误会一下也好，通过她给老爸打一打预防针，也省得等成绩真的稀里哗啦地出来了，他老爸没有心理准备，接受不了。

所谓知母莫过子。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蒋格任的老妈见他老爸情绪还好，就说：“小任这孩子今天心里挺难受的。”

他老爸不以为然：“就他还有心？还会难受？”

他老妈说：“是真的，你没看他今天连电视都没出来看吗？我问他了，是因为这次期末考试可能没考好。”

他老爸说：“我才不相信。这小子从小为丢了玩具难受过，为没吃到炸鸡腿难受过，为同班的一个男孩耳朵上长了‘小耳朵’他没长出来难受过，就是没为考试没考好难受过。谁知道这回他是为什么难受，说不定是因为想请哪个女生看电影，人家没睬他呢。”说到这儿，他老爸想起一件事：“我正好有件事想跟你说，开学我想把小任送到青立去。”

他老妈一下子没听明白：“你想把小任送到哪儿去？”

他老爸说：“青立县一中是省重点，每年的升学率都在百



分之九十以上，我想把他送到那儿去念高二。”

他老妈当时就急了：“不行！亏你想得出！说得倒好听，青立县一中是省重点，你怎么不说说，青立县还是全省有名的重点扶贫对象呢！穷得到现在连别人捐赠的旧棉袄旧棉被都要。什么省重点，省重点市里就有三所呢，你又不是出不起那几万块钱，偏要把儿子送到青立，你这分明是要把孩子往火坑里推。”

他老爸说：“我把他往火坑里推？我这是从火坑里往外拉他呢！去年初中毕业，我要花钱送他进重点高中，他肯去吗？说他没有上进心，还委屈他啦？”

他老妈有些气短，说：“大不了我去劝劝他，让他进重点就是了。”

他老爸却不依不饶：“就算他人进了重点，心进得去吗？不用说别的，就咱家里这种环境不改变，进重点也是浪费他的时间，浪费我的钱！”

他老妈霍地从床上跳下来：“说来说去，你就是想把儿子发配到青立去。我告诉你，没门！不上重点不考大学也死不了人！”

他老爸也有些火了：“到青立读书就能要了你儿子的命了？别忘了，当年我插队到青立，在那儿待了整整四年呢。那时候我还不到十七岁，比你儿子现在还小呢！”

“你在那儿待过一百年也是你活该，谁让你赶上了呢？！”

你凭什么让孩子再去吃那份苦？”

“你，你简直是不可理喻！真是有其母就有其子！”

“儿子不是你的？你怎么不说有其父才有其子？”

两个人刚吵出点感觉，就听见蒋格任在屋里大吼：“你们还有完没完？还让不让我睡觉啦？”

蒋格任并没有听见父母在吵些什么，如果听见了，他可能就会替自己多想一想，而不会满脑子里只装着一个季瑶了。当然了，这时候他更想不到，最后竟然就是因为季瑶使原本还有些犹豫不决的父亲铁了心把他送到了青立县一中。

那天晚上，蒋格任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和季瑶还在三联书店。季瑶对他说：“你要是真看过你就一定得喜欢，因为我喜欢！”他给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可是一觉醒来之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竟然就是，他之前和季瑶约好了，今天要陪她去看她的一位小学老师。

老爸老妈上班之后，家里只剩下蒋格任一个人。他心不在焉地“淌”在沙发上看电视。按他老爸的说法，他这种姿势和精神状态，就像是一摊水，注定要一点点全都淌到地板上。“真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他老爸说话喜欢借题发挥，适时敲打一下他。他跟别人说话从不这样，只跟蒋格任说话时才

这样。蒋格任就假装没听见或者是没听懂，依然像一摊水“淌”在那儿，涟漪不起，波澜不惊。

蒋格任一直等到上午十点半依然没有等来季瑶的电话。好几次他都想给她打电话，可每次都下不了决心。

电话铃突然响起来，他急忙抓起电话，却是肇驰。

肇驰说：“上次凯昌酒店那帮人输了球不服气，想再踢一场，我答应他们了，还在长江路小学的球场。李诺他们已经过来了，你也过来吧。”

蒋格任没好气儿地：“我心情不好，你们自己踢吧。”

肇驰有些意外：“你心情不好？难得啊。怎么啦？”

蒋格任说：“没什么！”

肇驰略一沉吟：“你小子，是不是跟季瑶闹崩了？我早说过，招惹女生就是自寻烦恼……”

蒋格任“啪”地扣了电话。过了两分钟，他拿起电话。

“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啊，我一直等着呢。你不是说好了，要陪我去看我们老师吗？不是变卦了吧？”电话里，季瑶好像早忘了昨天的不快，声音明朗得像三月里的阳光。蒋格任只觉得自己心头的乌云也在一瞬间被一扫而光了。



肇驰把汗湿的T恤衫脱下来，拧干了，搭在肩上。李诺在球门那儿摘球网。那球网说是三个人凑份子买的，其实就是蒋格任一个人出的大头，肇驰和李诺只是象征性地出了一点儿。

肇驰走到场边的杨树下面找他那两个装了白开水的矿泉水瓶子，两个瓶子却不见了。他正要喊李诺，身旁伸过一只手来：“喝这个吧，我请客。”

肇驰转过头来，一个健壮的中年人正微笑着看着他，手里拿着两瓶矿泉水，矿泉水瓶子上结了一层细细的水珠，很显然是刚刚从冰柜里取出来的。肇驰下意识地舔了舔干燥的嘴唇。

肇驰说：“谢谢你。我们不认识。”

中年人笑起来：“有意思。换了别人如果不想喝我的水，可能会另找一些理由。比如说，我自己有水啊，或者我不渴啊。你很直截了当，因为你不认识我，所以不能喝我的水。”中年

人把两瓶矿泉水放到左手里，伸出右手：“认识一下，我姓林。”

肇驰也伸出右手：“我姓肇。”

“百家姓头一位啊。”

“不，是汽车肇事那个肇。”

“这个姓可不多见。你们家是满族？”

“嗯，就算是吧。我爸爸是满族，我妈是汉族。”

中年人把矿泉水递给他：“现在你可以喝我的水了，我们已经认识了。”

“谢谢。”肇驰接过瓶子，拧开瓶盖，一口气喝了半瓶。然后看看中年人，说：“现在你可以说了。”

中年人饶有兴致地看着他：“我今天偶然路过这里，看见你们在踢球，就过来看看。我很喜欢足球，可以算是个球迷。本来我是想看一眼就走的，没想到一看就看了半个多小时。你们踢得不错，尤其是你，可以说，是踢得相当不错。而且在我这个外行看来，你很有足球天赋，如果潜质能够得以开发，你应该可以成为一个很有前途的球员。你受过专业训练吗？”

肇驰摇摇头。

“你还在读书？”

“我在二十二中，开学上高二。”

中年人说：“一所普通高中啊。这有些不可思议，像你这

样的苗子怎么会没有人注意到呢？那些足球学校和各级体校的人难道连这么点眼光都没有？”

肇驰说：“不关别人的事，是我自己错过了几次机会。”

“怎么回事？”

“我不想说。”

“那好吧。”中年人似乎并不太在意他生硬的语气，“如果你想成为一名职业球员，现在抓住机会也不算太晚。大远俱乐部你知道吧？大远的一线队现在在踢全国乙级联赛，今年冲击‘甲B’的希望很大，大远的总经理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帮你引见一下。”中年人并不再征求肇驰的意见，他似乎料定肇驰不会拒绝。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却没找到笔。他转过头朝球场外边喊：“海歌，你身上有笔吗？”

一个身穿海蓝色长裙的女孩袅袅婷婷地走过来，把挂在脖子上的一支小巧的彩色圆珠笔递给中年人。中年人接过笔，在名片背面写下了一个名字和一串号码，然后递给肇驰：“这是我的名片。我朋友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都写在上面了。”他把圆珠笔还给女孩，又对肇驰说：“这是我女儿林海歌，她也非常喜欢足球。今天咱们能够相遇，还真得感谢她。要不是她想起来要买点东西，我们也不会半路在这儿停车。”

肇驰看看那女孩，那女孩对他笑了笑。她的眼睛很亮，小



巧的鼻翼被斜射的阳光照出一道精致的暗影。肇驰转向中年人：“谢谢你，林先生。不过……”

“不过，你不一定去，是吗？”那女孩接过话头，“去不去当然由你自己决定，而且即使你去了，人家要不要也不一定。这张名片的作用只是帮你引见一下。”

一直等到中年人和女孩的那辆白色轿车拐过了街角，李诺才走过来。他把肇驰手里的名片要过去看了看，说：“是天海公司的老板。看他那辆车，像是有些实力的。你应该去看看，也许这次有机会。”

肇驰淡淡地说：“能有什么机会？还不都是一样？”

李诺看了看他，好像有话要说，但欲言又止。

肇驰把手里的矿泉水递给李诺：“我现在回家去，你去哪儿？”

李诺说：“我去看看我爷爷。”

肇驰回到家里，他老爸正在厨房里做饭。他先到卧室看了看妈妈，妈妈正睡着，他轻轻地把房门带上，回到厨房，把T恤衫泡进水盆里。

肇驰问：“爸，你到妈的单位去了？怎么样？”其实看父亲的脸色，他已经猜出了结果。

父亲叹了口气：“没有用，他们还是那套说法。伽马刀属

于射线疗法，不属于公费医疗的范畴。如果单位的效益好，还可以特殊照顾一下，给一点补助，但是现在单位很不景气，连在岗职工的工资都不能全额发，根本不可能拿出钱来帮我们。”

“那我们就自费去。”

“那得三四万块钱。咱们家底子薄，花了这笔钱，就真变成两手攥空拳啦。弄不好还会闹饥荒。”

“那也得去。别说咱们现在还拿得出这笔钱，就是拿不出，借钱也得去。大夫不是说了，这是妈妈最后的希望了。”

“可是你妈不肯去。”

“我去劝劝妈。”

等妈醒了，肇驰坐到妈的床边。妈拉住他的手，说：“妈知道你想劝妈去治病。可是你想想，咱们家一共就攒了那三万多块钱，如果都花了，今后的日子还怎么过？这几年，妈的身体一直不好，已经把你们爷俩拖累得不轻了，现在又得了这样的病，何苦再花一大笔冤枉钱呢？妈知道你一直喜欢踢球，过去是妈不愿意让你踢，一心只想你好好念书，千方百计地拦着你。后来妈想通了，可是又拿不出钱来让你去踢球。你爸也够可怜的，为了攒钱给我治病，倒公共汽车都得花心思算算，怎么能多省下五毛一块的车费。”

肇驰说：“我知道妈妈的心思。你怕把钱都花光了，今后

我和爸爸的日子不好过。可我和爸爸攒那些钱不就是为了有一天给你治病用的吗？我是喜欢踢球，连做梦都想做一名真正的球员。可是我才十七岁，就算不踢球也还有许多事情可做，只要我肯努力，将来肯定会过得很好。你现在不去治病，好像是为我和爸爸着想，可是你怎么就不反过来想想，如果没有了你，我和爸爸的日子又该怎么过？难道你不想和爸爸一起看看我的将来是什么样子的？”

妈不说话，泪水从紧闭的双眼里慢慢流出来。肇驰说：“妈，答应我，去看看吧。爸的单位管得紧，不敢让他在这时候请假。我放暑假就陪你去。我已经问过了，治疗只需要半个多月就可以做完了。”

肇驰从屋里出来时，父亲正在洗他脱下来的那件衣服。父亲问：“你妈答应去了？”

肇驰点点头。

父亲苦笑了一下：“我劝了她半天也劝不了。现在看来，在你妈面前，你的话比你爸有分量。”

肇驰转身去盛饭，父亲喊住他：“这是从你口袋里掏出来的，说过你多少遍，洗衣服想着先掏掏口袋。”

肇驰接过那张名片，背面的字迹已经被水泡得模糊了。他把名片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里。那一瞬间，他的眼前突然

闪出了那个女孩明亮的眸子、小巧的鼻翼和鼻子旁边那道精致的阴影。

吃完晚饭，爷爷对李诺说：“走，咱们爷俩到院子里坐一坐。”

爷爷的小院子在市区边上，这里还保留着一些砖瓦结构的小平房，每家住户都有一座不大的院落，像一片尚未被城市的喧嚣开垦过的净土。

爷爷的小院子里种了一些蔬菜，有黄瓜、番茄和一些碧绿的小葱。李诺从院子左边的那眼小井里打了一桶水，然后拎着重水瓢把小小的菜园子透透地浇了一遍。爷爷点着了一支烟，静静地吸着，默不作声地看着他。

李诺擦干了手，坐在爷爷身旁的小木凳上。天已经彻底黑了下来，阵阵晚风吹散了灼人的暑热。李诺看看爷爷愈发苍老的面容，鼻子不禁一阵发酸。他问爷爷：“我爸他来过吗？”

“他上个月来过一趟，待了十分钟，留下几百块钱，就走了。”

李诺张张嘴，却被爷爷止住了，“别说你爸的坏话。爷爷想说他几句，说了也就说了。你不能说，你是他儿子。”

李诺说：“是他儿子又怎么样？他还是您的儿子呢。家里有那么大的房子，他却把您一个人扔在这儿住。他一个月挣几千块钱，可是给您的生活费每个月只有二百块，有时还不



按时给。”

爷爷摆摆手：“算了，咱不说这些了。告诉爷爷，你考得怎么样？”

李诺说：“挺好。明天总成绩就出来了。我跟他有言在先，如果我考了全年级第一名，他就得送我去大一中借读。”

爷爷问：“那得花不少钱吧？”

“一年一万，两年两万。”

“这么多？”

李诺说：“这我已经替他省了一万了。如果从高一开始借读，他就得交三万块。”

爷爷皱了皱眉：“你这么说话就是不讲理了。不是你差了几分没考上嘛，又不是你爸不让你去念那个什么大一中。”爷爷说完了，马上就后悔了。

李诺的情绪一瞬间就变得很激动：“去年中考的时候，以我的成绩，就是超过录取线几十分也不在话下，怎么会考不上？都是因为他，因为他……”李诺的声音有些发紧，他说不下去了。爷爷叹口气，也不再说什么了。过了一会儿，爷爷问他：“你明天就回去吗？”

李诺说：“我明天一早就得走。我是学习委员，得去帮老师统计成绩。”

